



※广知堂

## 林之枚的文坛交游史

■梅晓民

国子同窗遇洪升，芹溪折扇情谊深。

林氏合组联文美，浣江集中诗文真。

林之枚(1648—?)字木文，号松亭，又号锦石山樵。明末清初梅里(王店古名)人，国子监生。据《梅里诗辑》记载，林之枚的父亲林逸莘是里中老塾师，熟读古文，著有《钝斋集》。林之枚承家教，年少即有才名，与镇上的诗人周赏有文字交。周赏曾恳切率直地劝他不要恃才傲物，要去掉动辄就觉得别人不如自己的坏毛病。林之枚听从周赏的劝告，自此以后谦虚谨慎，常与名人相交。

康熙九年(1670)前后，林之枚与著名书画家“八大山人”朱耆有一段密切交往的过程。其时朱耆四十四岁，而林之枚只有二十二岁，两人成了忘年交。能得到“八大山人”赏识，可见其书画造诣甚佳。

康熙十九年(1680)，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的山东人“渔洋山人”王士禛任国子监祭酒，并主管太学达十年。其时，林之枚与清代戏曲家、诗人洪升(字昉思，号芹溪处士，今浙江杭州人，其代表作《长生殿》曾历演不衰)均在国子监受业。洪升还是王士禛的及门弟子，在他离开国子监回归故里后，恩师王士禛曾有诗相送：“群哇乐府紫珊诗，更有吴山绝妙词。此是西泠三子者，老夫无日不相思”。林之枚也将一把在扇骨上刻了两篇题识的折扇作为礼物送给同窗好友。林之枚扇骨题识之一刻的是：“洪升昉思问诗法于施愚山，先述余夙昔言诗大指。愚山曰：‘子师言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余即不然，譬作室者，瓴壁木石，一一须就地筑起。’洪曰：‘此禅宗顿、渐二义也。’”其下注：“次句山谷许皆成句也。”再下另有七字：“松亭作于拾石竹。”题识之二刻的是：“粤东有贝多树，余尝于刘将军署见之。从者误折一枝，余惋惜携归使院，植诸阶墀。值雨一昔而活，菁葱可爱。余题诗壁间云：

‘贝叶无根插短篱，一宵春雨发华滋。他年谁续羊城志，记取渔洋手种时。’今二十余年，计已成围矣。”下有“芹溪尊兄大人正之。”因林之枚比洪升小三岁，所以这样尊称。两篇题识的内容均出自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中(即第二卷)第二十六页，扇骨题识之一抄写的是记录门生洪升向另一位大诗人施愚山“问诗”经历的一段文字。王士禛在《诗话》中所记录的洪升所说“禅宗‘顿、渐’二义”，显然含有对自己弟子见解的赞许。而林之枚在扇骨题识中写下这段文字，显然体现了对老朋友的赞扬之意，同时也说明二人之间的知交关系。扇骨题识之二抄写的是记录王士禛自己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奉命祭告南海经历的一段文字。这两篇文字在《渔洋诗话》中一前一后，紧相邻接，林之枚信手拈来，顺理成章，恰到好处。这把折扇后被称为“芹溪折扇”。

康熙二十二年(1683)，林之枚流寓岭南，正在纂修广西《西宁县志》的西宁县令张溶聘他为校订(即审核)。《梅里诗辑·诗话》：“所刊《林氏合组集》八卷，皆骈偶之文。有《浣江集》七卷，古今体诗悉备。”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中，选入林之枚《浣江集诗选》七卷，有康熙“揽秀堂”刻本。《梅里诗辑》收入林之枚的十四首诗，其《送友之白下》云：“木叶下亭皋，丹枫映客舫。片帆吹不住，飞出大江涛。暮雨迷津树，秋花对浊醪。授衣宜九月，谁复赠袍袍。”《月》云：“离离三五月，飞出广寒官。闻有银蟾影，中连桂树丛。纤阿明上下，天汉列虚空。谁与骖鸾去，迢迢若木东。”《金陵怀古》云：“瀛滟秦淮片月孤，惯浮双艇莫愁湖。芙蓉小队妆明媚，王谢流风巷有无。雪后拂鞭朝饮马，霜辰传柝夜啼乌。南朝乐府皆宫体，莫起繁音托卷芦。”

据《梅里诗辑》记载，林之枚的孙子林乔迁居嘉兴城北，因经商而耽搁了诗文，去世后又无子，林之枚从此便无人祭祀。

※欢喜录

## 陌上花开

■吴勤明

钱谦益的《陌上花乐府三首》：

其一

陌上花开正掩扉，茸城草绿雉媒肥。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妇翻歌缓缓归。

其二

陌上花开燕子飞，柳条初扑尚尘衣。请看石镜明明在，忍撤妆台缓缓归。

其三

陌上花开音信稀，暗将红泪裹春衣。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

时运不济，钱谦益身处明末乱世，心境已不可同日而语。刚与挚爱分别，心中满是对时局的忧虑和对佳人的急切思念，他反用典故，表达的是一种“休教缓缓归”的焦灼与急盼。

柳如是奉和：

其一

陌上花开照板扉，鸳湖水涨绿波肥。班雕雪后迟迟上，油壁风前缓缓归。

其二

陌上花开一片飞，还留片片点郎衣。云山好处亭亭去，风月佳时缓缓归。

其三

陌上花开花信稀，桃花风暖颺罗衣。残花和梦垂垂谢，弱柳如人缓缓归。

(鸳湖：嘉兴的南湖)

柳如是是和作，则是世道风雨飘摇中，自信坚定的温柔抚慰。

眼下，又到了陌上花开时。十里春风，满目芳华；千年流转，繁花依旧。陌上花开的时光里，晚上我追剧重温《好好的时光》，其片头曲唱着这样的歌词：

也愿你看遍世界繁华

依然会为一朵花停下

若岁月终将染白头发

你要记得我们曾经这样深爱过啊

平凡的我们披星戴月也不说疲惫

在日月升降之间把日子过成画

与跨越千年时空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旨趣相通，皆是一份从容，一份优雅。太平年代，愿我们都能放慢脚步，把寻常日子，过成诗。

※忆往事

■郭振东

又到了油菜花开的季节。

儿时的故乡，油菜花是春天的主角。那时还没有土地流转，每个生产队集体劳作，田里种满了油菜。一株株油菜排列整齐，是用“打潭池”的方式种下的，打一个潭，栽一株苗。放学后，我也帮着大人种油菜，稚嫩的小手小心翼翼地吧苗放进潭里，由大妈用泥土压实，还要浇水、管理……油菜沿着田埂绵延，连成一片金色的海洋。

春日暖阳升起，花蕾初结，不几天，花苞便陆续舒展。四片嫩黄的花瓣薄如蝉翼，点缀在翠绿的茎叶间。风一吹，花海翻涌，香气飘进村庄的每一个角落。下雨天，春风一刮，田埂上落满花瓣。放学后我割草喂羊，脚踩在花瓣上，人仿佛站在花的海洋里。我一边哼着歌，一边挥着镰刀割着鲜嫩的麦样头草，油菜花香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

捉蜜蜂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揣着从家里翻出的玻璃瓶，三五成群钻进油菜地，脚步轻轻，生怕惊扰了花丛中忙碌的小生灵。蜜蜂嗡嗡穿梭在花蕊间，身上沾满金黄的花粉，飞得有些笨拙。小孩子带着我们，蹲在花丛边，睁大眼睛盯

※心之驿

■夏永军

我吃完饭后，正准备午睡，妈打来电话，语气低沉地说：“敏芬没了，你爸正赶去相帮，你早点回来替他。”

我睡意全无，惊诧不已，急问：“敏芬嫂好端端的，怎么没了？妈，你快点细说。”她说你回来，就全清楚了。

我迅即下楼，开车往乡下赶去。一路上，我心口憋闷得像压了重物。快到乡下，路过小区附近的丧堂时，有好多社民围聚在丧堂门口，父亲坐在土灶旁，往土灶里添柴火。

昨天下午，敏芬的儿子志勇从县城读书回来，快到公交站时，打他妈手机，要她开电瓶车来接他。以往，敏芬接了儿子电话，早早地在公交站点等候他。志勇打了好几个电话，敏芬都没有接。他背着书包，提着行李，走了十来分钟，走回了家。

他没有家里钥匙，又打他妈手机，仍没有接。他敲了好久门，也没有声响。他心想妈莫非上班去了，车间太吵，没有听到手机铃声。

他坐在小区绿化带边坐等妈回来。生产队的玉娥婆婆瞧见了，说：“志勇，你怎么不回家？你妈呢？”

志勇说：“我打妈手机，她没有接。婆婆，你看见她了吗？”

玉娥婆婆说：“今天没有看见，昨天看见过她。天快黑了，我给你拨几棵菜，你晚上烧来吃。”

志勇拿起了菜，去十多里外的外公家。外公也纳闷女儿怎么手机一直没接，他开着电瓶车，载上外孙，赶了过来。他在门外敲了好久，门也没有开，他惴惴不安着。志勇的大伯下班刚回，搬

※茶话坊

■且听风吟

去黄鹤楼的路上，跟滴滴小哥天南海北地聊了几句。他挺健谈，从荆楚人的直率豪爽聊到江浙沪的精致从容，从长江流域女性的秀雅端庄说到水乡女子的温婉婉约，又聊起江城饮食的重口味，还热情推荐了地道热干面和豆皮，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文化底蕴。我问他哪个学校毕业的，他颇有感触地说，学校其实很好，只是当初没好好珍惜。中国地质大学，一所不错的211。

顺着小哥的文化底蕴，我觉得我也该聊几件有点文化水准，或者至少看起来很有文化水准的事儿了。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武汉的热干面和鲜豆皮。饮食文化，对任何一座城市的游客来说，都是头等大事。一碗热干面，千军万马来相见；一盘鲜豆皮，满城过早闹盈盈。这里得划个重点，是“过早”这个词。这是武汉人吃早餐的叫法，

## 油菜花香里的童年时光



住停在花瓣上采蜜的蜜蜂，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趁它专注采蜜时轻轻拢住，快速放进瓶里，再盖上扎了小孔的盖子。有时手慢了些，被蜜蜂察觉，指尖便被蜇一下，刺痛传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还是舍不得放下。

我们围着玻璃瓶，看蜜蜂扑腾着翅膀，绕着瓶壁打转，耳畔满是嗡嗡的声响，那是童年最鲜活的旋律。累了就坐在田埂上，闻着油菜花香，晒着暖阳，看远处炊烟袅袅，听大人们田埂上闲谈，日子慢得像春日的流水。

不知从何时起，土地流转的春风吹进了乡村。农民的土地被承包大户接手，劳动力解放了，体力活少了，日子越过越好，土地的利用率也高了。只是那片种满油菜的田地，大多种上了小麦。如今再回到故乡，春日的田野少了往日的金黄，放眼望去，满眼都是青绿的麦苗。

春风依旧，麦浪翻滚，油菜花香虽已淡去，却从未真正消散。那片曾带给我们童年欢乐的金色花海，一直在我们的记忆里，成了最温柔的念想。

## 守着，活着

来了梯子，拉开了二楼的窗户，跳了进去，敏芬仰躺在床上，早已没了气息。

黄昏，本家安排我守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生产队守夜。

夜晚七点多，我走入丧堂，敏芬嫂静静地躺在那。

夜里寒气逼人，我戴着厚帽，围着厚围巾，用玻璃瓶灌了开水暖手，我仍没从敏芬嫂的突然离世里缓过气来。

我瞧见了会娟，她一身孝服，坐在椅子上，黯然神伤着。

我擦了下眼眶，说：“会娟，你真是大苦了。你哥三年前过世，你嫂子又猝然离世，你爸妈已走了十来年，现在娘家就只剩下你侄子一个人了，真是苦得没法说了。”会娟眼圈红肿着，疲惫地说：“没有办法。我哥走后，我嫂子身体一直不好。今后，我把侄子当自个儿子看待。我就只有他一个至亲了，想着下半年，年龄符合了，让他征兵体检去。”

九点多时，吹唱班、折元宝的婶嫂们都回去了，本家人也陆续走了，丧堂里，只剩下守夜的四个人。

我们坐在西间，关紧房门，防寒气渗入。我内心被浓重的忧伤鼓胀着。上年，敏芬住院动了手术，生产队里每户人家都看望了她，随了礼。她出院后，气色还未恢复，就顶着烈日，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了瓶色拉油回礼。妈当时说敏芬真是太客气了，自己拮据，还买这么大一桶色拉油回礼。

我又想起了雪军哥，他走了三年了，我一直记着他过去生龙活虎的样子。

小时候，他家的水稻田和我家紧挨着，双抢时，雪军和会娟兄妹俩在自家田里插秧，我和姐在自家田里插秧。我和会娟是同班同学，雪军和姐也在

一个班。

雪军读小学时，就会布黄鳝笼，还会撒网捕鱼。他体能非常好，校运动会时，会得好几个第一名。会娟也随他哥，掷铅球、扔标枪、跑步都能拿好名次。

我上初中时，一天午后，走在校舍后河边，被几个高年级的男生围着，要欺负。雪军哥恰好路过，他正上高中。他提高嗓门说：“这是我弟，你们胆敢欺负他，小心揍你们。”

这么些年，我一直铭记着雪军哥的仁义，也叹息他二十多岁时，一天深夜，驾驶摩托车，和货车相撞，脑部受了重创，身体落下了残疾。

家道中落，他娶了邻村同样有残疾的敏芬。生产队的人深深为雪军叹息。

他父母相继得了重疾过世。雪军哥在福利厂上班，常年吃着药，五十多岁时过世。我为敏芬母子俩祈祷，往后娘俩相依为命，但愿命会好一点。想不到她身体每况愈下，撒下儿子突然亡故，令人唏嘘。

我深深感叹人世的无常。一同守夜的敏良叔说：“生产队父辈们已老去，年轻人要么在外地，要么脱不开身，往后守夜的人都凑不齐了。”

我想着这个家支离破碎，这么些年，至亲都相继离去，活着真是不易，生者要有多大的勇气，面对这么哀痛的无常。

我不禁为志勇的将来担忧。看到他稚气未脱，眼神哀伤又坚定，我又似乎相信他小小年纪，定会熬过这一场又一场的风雨。

生活，从不会因为谁的委屈就手下留情，那些猝不及防的风雨，悄无声息的别离，都是生而为人必修课。可活着的坚韧，也恰在这艰难里；生的希望，也总在咬牙坚持的每一刻，悄然生长。

## 由黄鹤楼想到的

是武汉码头文化与市井生活的缩影；高热量的碳水、争分夺秒的吃法，既迎合了码头工人的需求，也透出这座城市旺盛的生命力。而热干面和豆皮，正是“过早”界的两位巨头。

其次得说说黄鹤楼。黄鹤楼的名气，主要靠唐朝那帮大佬们的斗智斗勇和才艺比拼撑起来的。比如脍炙人口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还有“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当然也少不了毛主席“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加持。及至今日，它早已声名在外，来江城不登楼，等于白来一趟。

其实，无论古今，都没有“黄鹤”这个品种，就像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与凤一样，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吉祥之物。从这个角度看，黄鹤楼前那两只黄鹤，不过是个符号，但它们确实撑起了这座楼的气韵。试想，如果这楼改名叫麻雀楼、鸬

鸬或黄鹈楼，还能名扬四海吗？这大概就是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再比方说，做成黄鹤楼形状的文创雪糕，价格能从五块飙到十八块，这也正是文化创造价值的又一个例子。

此外，文化的一个小分支，到了近现代还玩出了点儿变异，成就了一个个有意思的梗。比如站在黄鹤楼五层望出去，能看到长江大桥，它就凭一桥之力，让“武汉市长江大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闯进了文艺圈。网友们调侃，“江大桥”先生特别忙，一人身兼二十一个市的“市长”之职：南京市长江大桥、宜宾市长江大桥、南通市长江大桥……

写到这里，我就以打油诗为这趟71小时的闪现之旅做个收尾吧：

我们星夜自驾来，只为等个黄鹤楼。黄鹤不见逢人海，江上轮渡慢悠悠。武大樱花尚未开，那便得闲打个球。勾践小剑今何在？省博难约使人愁。愁就对了，那是下次再来武汉的最好理由。